

# 语用推理与极性程度义的获得

——以构式“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为例<sup>①</sup>

赵 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中东欧合作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1620)

**[摘要]**“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主观相对极量构式，构式义是在发话人过往亲身经历形成的认知集合中，经由比较，推理出该集合中当下认知为量级最高的那一项。构式的形成经历了从表达转折关系的、形义关系透明的可推导的语法构式，发展为表达极量程度的、形义关系不透明的具有习用化特征的修辞构式。程度上的梯级特征反映了心智上的图式特征。汉语中多个极量程度构式都遵循否定比较级发展为最高级这一语用推理，汉语与英语表现出一致性。

**[关键词]**主观极量；意外；梯级图式；语用推理；相对程度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20) 04-0030-12

## 零、引言

近些年关于极性程度量构式，研究成果丰富，如王晓辉、池昌海(2014)的“X就不用说了”、周敏莉(2016)的“A到没朋友”、王晓辉(2017)的“X没的说”以及张辉(2017)的“X得不行”等。汉语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极量程度的表达除了极性程度副词这种语法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所谓的构式来表达。本文将分析汉语中另一种表达极量程度的构式“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并力图揭示相关构式极量语义的来源。

对“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学界关注较少，仅有张志超(2017)论及。该构式表达主观极量程度，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例如：

①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②吃过好吃的，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上述两例没有标示极量程度的显性标记，但整体表达的却是主观极量的程度义，该意义不能从其组成成分直接预测出来，因此可以看成构式。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构件的性质、构件与构式的互动对构式义的影响；第二，构式的形成过程、构式义的浮现与图式特征；第三，构式的语用功能以及极量程度的来源。

本文语料取自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BCC 现代汉语语料库，少数自拟。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标注出处。

<sup>①</sup>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跨层词汇化的再演变研究”(项目编号: 17BY16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现代汉语副词表征主观量的动因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18BYY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基于类型学视野的汉韩虚拟位移表达式的多维研究”(项目编号: 2018EYY007)的阶段性成果。

## 一、构件分析与复句特征

### 1.1 “V过”与“A的”

进入构式中的“V”多为二价动作动词，少数也可以是三价双宾动词，多为单音节，如“见、听、吃、看、喝、买、玩、用；给、送”等，其中“见”的使用频率最高。“A”多数具有[+无界、+量幅]特征的性质形容词，少数具有[+有界、+量点]的状态形容词。就情感意义来分，主要分为三类。例如：

[+积极]：爱国、胆大、淡薄、激动、阔绰、厉害、美、漂亮、强、强悍、实在、帅、有钱、自信、走运等；

[+消极]：卑鄙、笨、残忍、猖狂、丑、蠢、低俗、丢人、恶毒、恶心、好色、狠、横(hèng)、坏、贱、恐怖、狂、狂妄、离谱、乱、啰嗦、没出息、难听、蠢、缺德、扫兴、损人、贪财、猥琐、龌龊、无耻、无情、下流、嚣张、小气、心黑等；

[+中性]：冰凉、辣、穷、歪、雪白、野等。

现代汉语句法平面上名词化的主要手段是谓词性成分后加“的”，可以表示转指意义，也可以表示自指意义（朱德熙 1983），构式中“A的”句法实现的是转指功能，与“V”构成动宾句法关系，其所转指的意义范围较广，涉及参与者、方式、过程、处所、工具等语义成分，转指对象可以出现，但大多隐含。例如：

③黄俊杰吸了一口凉气，见过狂的人，没见过这么狂的人，上次在公园看见他，就感觉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果不其然。

④总部摆起了酒宴，各类英雄人物也都到了场，程子强一看差点傻眼，见过乱的，没见过这么乱的。

例③转指对象“人”出现，例④“乱的”转指对象则隐含了。构式前件“V过A的”除了表示“VA的”是过去发生的以外，更重要的语用意图在于突出发话人或句法主语过往亲历的经验认知，强调当下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与过往认知形成强烈反差。例如：

⑤懵了，所有的人都懵了，见过猥琐的，没见过这么猥琐的！这胖子这是在教人打仗啊？

例⑤“见过猥琐的”是发话人已经既有的过往认知，而当前命题的参与者“这胖子”的言行举止大大突破了发话人的既有认知，因而就产生了“这胖子是发话人见过的最猥琐的”极量程度之义。

该构式就主语类型而言，可以区分为言者主语和句法主语。言者主语语法化程度较高，句法地位也高于句法主语，一般不在句中出现，不具有有形词汇表征，但可以通过词汇表征句法降级为小句主语。句法主语语法化程度较低，句法层级也低于言者主语，一般多以词汇形式出现在句中，也可以用人称代词回指。例如：

⑥准提老儿，我见过无耻的，没有见过你这般无耻的，将人家好好的一段因缘拆散了一千多年，你还好意思在这里显摆。

⑦宗泽险些跌倒在地，他见过阴险的，没见过这么阴险的。连被人发现之后的解释都准备好了，而且还一副商人的嘴脸。

例⑥言者的词语表征“我”显现为有形的言者主语，使得句法地位高的言者主语降级为小句主语，当然这个有形的词汇表征也可隐没。言者“我”与“见过”有论元控制关系，而句法主语“准提老儿”与“拆散、显摆”有论元控制关系，句中第二人称代词“你”的回指对象也是“准提老儿”，而非言者“我”。例⑦句法主语“宗泽”与“见过”有论元控制关系，

句中第三人称代词“他”也是回指“宗泽”，且无法隐没。

### 1.2 关于“这么”

进入构式中的指示代词除了“这么”，还有“那么、这样、那样、如此、这般、这号”等。指示代词在构式中是强制性的，不可或缺，在构式所表达的极量程度义中语义贡献很大。“这么、那么”等指示代词均无一例外地可以在“这么+A”中指示程度。“A”最常见的是性质形容词，少数是状态形容词，如“吃过好吃的，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看过雪白的，没看过这样雪白的”。黄伯荣、廖序东（2002）按句法功能标准，将“这么”“那么”等归为代副词，其句法作用相当于副词，修饰性质形容词的“A”是因为其具有连续的、隐性的量的特征（张国宪 2000），而状态形容词表示的是一种量级已被确定了的量点，是词法内部的量点，在特定语境中可以通过指示代词这种分析手段来“主观增量”。指示代词修饰形容词时，出现了功能趋同现象，即由空间指示上存在差异（近指或远指）到程度指代上变得相同。例如：

⑧教过差的，没教过这么[那么 / 这样 / 那样 / 如此]差的。

看过好看的，没看过那么[这么 / 这样 / 那样 / 如此]好看的。

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样[这么 / 那么 / 那样 / 如此]嚣张的。

见过粗暴的，没见过那样[这么 / 那么 / 这样 / 如此]粗暴的。

“这么、那么”等指代程度，在构式中常可以互换使用，基本语义并没有太大差异。在单纯受空间距离或时间距离制约的条件下，近指代词与远指代词的使用是强制性的，“这”系指示代词具有近指性，“那”系指示代词具有远指性，二者不能互相替换。然而在说话者主观心理距离的作用下，本来应使用“这”系指示代词，说话者可以将指称对象在心理距离上“推远”；本来应使用“那”系指示代词，说话者可以将指称对象在心理距离上“拉近”（王灿龙 2004）。

当近指代词与远指代词受到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心理距离、语篇指示和人称指示等因素影响时，句子用近指代词还是远指代词并不具有强制性，与说话者的选择策略有关，说话者主观选择的参照标准不同，近指代词与远指代词的取舍就不同（王颖颖 2013），从而造成“这”系指示代词与“那”系指示代词指示的对立性减弱，功能的趋同性增强。

构式表达的极量程度，与用程度副词来表示程度的情况有明显区别。试比较：

最为无耻

最好吃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吃过好吃的，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程度差异上，同样是表示程度，“最 / 最为+A”可以表达无明确参照对象或参照对象是泛而言之的绝对程度，也可以表达参照对象明确的相对程度，而该构式表程度只表达参照对象明确的相对程度。“最 / 最为+A”会因主观化突显发话人强烈的主观意识和主观感觉，没有明确的比较范围，呈现出绝对化倾向（张谊生 2017）。第二程度来源上，“最 / 最为+A”表达的极量程度是程度副词赋予的，而构式表达的极量程度是通过语用推理浮现出来的。总结如下：

|                |             |
|----------------|-------------|
|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 | “最 / 最为+A”  |
| 相对程度           | 绝对程度 / 相对程度 |
| 定较             | 泛较 / 定较     |
| 语用推理           | 程度副词        |

构式中指示代词表达的程度是在发话人或句法主语过往亲历的经验认知中经比较得出的相对极量程度,与构式主观特征相契合而可以准入,而“最/最为+A”可以表达绝对程度,语义具有[+通比性],该类副词称为通比程度副词(储泽祥等1999)或绝对程度副词(张谊生2004)。“这么、那么”等本身不表程度,与程度副词表程度截然不同。

### 1.3 复句特征

就构式整体而言,它是由前件“V过A的”和后件“没V过这么A的”构成转折关系的意合复句,分句之间靠意义连接,不借助连词类形式标记。尹洪波(2014)指出否定和转折这两种语义范畴密切相关,语义主要体现在:在转折式中,前项和后项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在语义上通常要满足一个条件,即二者必须构成某种语义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可以是反义关系。“V过”与“没V过”之间的语义对立是转折关系的语义基础。例如:

⑨在场所有人都被他的言行震撼住了,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明明可以轻松躲掉自己等人的攻击,却又傻乎乎地站在那里做个活靶子!

⑩徐徐的一夜大雪让整个北方银装素裹,看过白的,没看过这样白的。北方的雪大抵是宏大而略带些凄凉,少了婉约与悠扬。

上述二例,后项“没见过、没看过”是对前项“见过、看过”的否定,表示某个参照时间之前后件代表的事件没有发生,从而建构了前件与后件的转折关系。前件与后件在主观极量的程度义建构中语义地位有差别。试比较:

⑨'a.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b.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⑩'a.看过白的

b.看过白的,没看过这样白的

例⑨'a没有前件,表客观否定义,也可表主观程度义,例⑩'a没有后件,仅出现前件,表客观直陈义,而例⑨'b、⑩'b前件与后件相互配合,表主观程度义,前、后件在程度义的建构中语义贡献度不一样,后件承担主要语义。也可以加入“但、却”等转折标记。例如:

⑪乔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见过笨的,但没有见过那么笨的。你们兄弟两个怎么把老爷子给气的那样,现在就熊包了。

⑫几个人看着老道,都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见过无耻的,却没见过那么无耻的,居然光明正大的为徒弟要起礼物来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转折标记“但、却”显化了内在的转折语义,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加入了“但是、但、却、然而”等转折标记的“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也就由意合复句转为有标复句。此外,构式中程度的表述对象可单独出现,也可以用“有、像”等来引入。例如:

⑬老子见过蠢的,没见过你这么蠢的,见过歪的,没见过你这么歪的,见过横的,没见过你这么横的,你以为这冀兴市是你的天下,你的地盘吗?

⑭夏言冰先是偷偷地出了一口气,随后心中就升起了不尽的怒火:见过丢人的,没见过像赵如山那么丢人的!

例⑬程度的表述对象“你”单独出现,而例⑭程度的表述对象“赵如山”是通过“像”引入的。上述两例共同的语义都是表示“你、赵如云”分别在“蠢”的程度、“丢人”的程度上超越发话人既有的亲历认知,达到了极量程度。

## 二、构式形成与构式语义

### 2.1 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在包含“比较”义的递进关系上形成的转折关系。陈琳（2009）将转折复句分为三类，其中就涉及递进式的转折，高水云（2011）认为转折句能不能转换成递进句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前后相比较的点，并且能从某种角度找到一个进层关系。陈小红（2012）也认为“递转”是现代汉语转折复句四种语义类型之一，并认为只有包含“比较（或对比）”义的递进关系才能被看成（从而形成）转折关系。例如：

⑬刘宪华喝了可乐之后陶醉道：“我喝过好喝的可乐，但是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可乐！”

⑭我见过许多端庄的女人，可是没见过像你如此端庄优雅的，有的像你的眼，有的像你的眉。

⑮我吃过好吃的糖，像北京的酥糖，上海的奶糖，广东的水果糖，但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陕西富平有一种糖叫琼锅糖，好吃得不得了，并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递转是基于前后相较形成进层关系的转折，例⑬后者比前者语义上更进一层，即“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可乐”比“我喝过好喝的可乐”程度更深；例⑭拿“没见过像你如此端庄优雅的”与“我见过许多端庄的女人”相比，说话人主观程度量级更进一步；例⑮拿“陕西富平的琼锅糖”与“北京的酥糖，上海的奶糖，广东的水果糖”相比，说话人强调“陕西富平的琼锅糖”更好吃得多。上述各例，句子的表述重心重在逻辑语义的转折，通过“但是、可是、但”等转折标记标明，是整合度较低，形义关系透明的可推导的语法构式<sup>①</sup>。从语法构式向修辞构式发展过程中，可推导性减弱，整合度提升，反映在意义与形式两个方面：语义上形义关系透明度降低，意义从否定比较级发展为极量程度，即“V过A的”为发话人或句法主语既有的认知域集合，而当下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是认知域“V过A的”的真子集，认知域“V过A的”中的所有成员（除“当下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在程度上都不及当下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推理出当下对事物或事件的认知具有极量程度。例如：

⑯见过小气的，没见过这么小气的，你实在太抠门了吧！以后见到别人，可别说我认识你噢！

⑰昨天与老妈上了一趟街，零零碎碎买了很多，其中一件大衣我最钟意，买过合适的，没买过这样合适的。我真的很喜欢！

上述二例，既有认知域“见过小气的”“买过合适的”中所有成员在语用量级上都不及当前认知域对“你、大衣”的认知，推理出它们具有极量程度义，也就是“你在我见过的人中是最小气的、这件大衣在我买过的所有衣服中最合适的”。形式上也开始整合，首先标明转折语义的“但是、可是、但”等标记不再出现，有标复句转为意合复句；其次由于前件“V过A的”是过往既有认知，属于旧信息，在构式化过程中可以被整合，仅保留后件，Hopper & Traugott（2003）指出表达的习用化往往导致信号的缩减与简化。例如：

⑱一位80多岁的老大娘激动地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见过大的水]，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整个岛都被淹没了。

例⑱“见过大的水”是发话人（80多岁的老大娘）已知认知域的集合，是既有认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已经蕴涵了“见过大的水”，因而句法上可以“隐身”，由后件主要承担构式语义，陆俭明（2016）认为在句子信息结构中，已知信息成分可以省去，但未知信息成分不能省去。概而述之，“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的产生与形成过程，经历了形义关

<sup>①</sup> 关于“语法构式”与“修辞构式”，详文可参看刘大为（2010）《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上、下）。

系透明的句式分析到形义关系不透明的构式分析。如下表 1:

表 1 “V 过 A 的, 没 V 过这么 A 的”的产生与形成过程

|      | 整合度  | 形义关系 | 语义   |
|------|------|------|------|
| 语法构式 | 整合度低 | 透明度高 | 转折语义 |
| 修辞构式 | 整合度高 | 透明度低 | 极量程度 |

### 2.2 主观选定与相对程度

构式义的产生是整合与浮现的过程, 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也就是说构式整体突出该构式组成部分所不具有的某些特征, 这些新的特征不能从其组成成分或业已建立的其他构式中完全预测出来 (Goldberg 1995)。“V 过 A 的, 没 V 过这么 A 的”表主观极量的相对程度义, 该意义是从构式线性序列中“浮现”出来的, 是非线性的 (施春宏 2013), 构式义可以概括为: 在发话人过往亲身经历形成的认知集合中, 经由比较, 推理出该集合中当下认知为量级最高的那一项。例如:

①看过嚣张的, 没看过那样嚣张的, 一个人贩子, 竟然还敢告官。李民连日来的忍忍与不安造成的烦躁, 彻底被这个家伙点燃了。

②后面观战的常州知州姚嵩气得连连摇头: “见过胆大的, 没见过这么胆大的, 一个小小营指挥使, 也竟敢擅自竖起军旗, 简直是乱我军规!”

例①、②构式前件“看过嚣张的、见过胆大的”是“李民、姚嵩”过往经验的认知集合, 而当下对“人贩子、营指挥使”的经验认知超出了他们过往经验的认知, 是令其不备的新信息, 突显“嚣张、胆大”的极量程度, 即“人贩子在李民看过的人中是最嚣张的、营指挥使在姚嵩见过的人中是最胆大的”。构式的语义结构包含两个认知集合: 发话人或句法主语过往亲身经历的既有认知和当下现场认知, 二者是真子集的包含关系。对于言者或句法主语而言, 当下现场认知是突然意识到或发现的新信息, 远远超过其过往的亲身经历, 程度之高也是言者或句法主语过往经验中从未有过的。需要指出的是, 极量程度的来源是发话人或句法主语语用推理的结果, 是参照过往认知的相对程度。正因为当下现场认知超越了发话人或句法主语以往的认知经验“V 过 A 的”, 说话人才需要用极量程度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或评价。例如:

③听过恶毒的, 没听过这么恶毒的!小美女恨不得一拳砸到那张可恶的胖脸上, 将他那张猥琐的笑脸砸个稀巴烂。

④陈楸对着夏林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 “我看过嚣张的, 没看过你这么嚣张的, 我还不信了, 有谁能救得了你!”

例③、④中前件“听过恶毒的、看过嚣张的”是句法主语和发话人选定的认知集合中既有的旧信息, 而当前命题中“他的话语的恶毒程度、夏林的嚣张程度”大大超出了句法主语和发话人过往认知中的既有经验, 通过语用推理表达了“他的话语在小美女听过的话语中是最恶毒的、夏林在陈楸看过的人中是最为嚣张的”的极量程度义。

### 2.3 信息属性与图式特征

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除了在篇章信息结构中存在, 在句子信息结构中也存在, 背景信息居于前景信息之前, 由“熟”而及“生”是我们说话的一般的趋势, 这不完全是为了听者的便利, 说话的人心里也是已知的先浮现 (也可以说是由上文遗留下来), 新知的跟着来 (吕叔湘 1946)。“V 过 A 的”是发话人或句法主语选定的过往既有认知体验集合, 是发话人预

期中的背景信息，而“没V过这么A的”则是以递转的新信息呈现，属于前景信息。例如：

⑳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嘴都张得足以塞进一个大鸭蛋。见过猥琐的，没见过这么猥琐的。幻影流数十名年轻弟子回过神来之后，看胖子的目光马上就不同了，那是绝对地崇拜。

㉑看过庄继华的训练计划后，胡宗南、杜聿明、宋希廉头皮有些发麻，见过疯狂的，没见过如此疯狂的。庄继华的计划由四个部分组成：军人养成、体能训练、个人战术、团队配合。

例㉒、㉓，“见过猥琐的、见过疯狂的”属于已知信息，反映的量性特征是一般的、基础的程度量，“没见过这么猥琐的、没见过如此疯狂的”则是前景信息，反映的量性特征是极量程度。程度上的梯级特征反映了心智上的图式特征。图式的概念是从无数个事件中高度概括出来的抽象表征，是来源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世界的互动经验的简单而基本的认知结构（Ungerer & Schmid 1996），具有概括性。上下图式（up-down schema）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概念结构中，并向数量、社会等级、时间和状态这四个目标域投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和谐的体系（蓝纯 2005）。程度范畴是汉语重要的语义范畴，吕文杰（2013）认为程度范畴的语法层面有：重叠、程度状语、程度补语、含有程度义的框架结构、某些特定句式。“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含有程度义的可填充构式，具有梯级图式特征，蕴含着量级程度的递增，后件“没V过这么A的”的程度量级高于前件“V过A的”。例如：

㉔今天和女朋友逛街，遇上一位穿着得体，性格活泼的美丽女孩，邀我一起听音乐，我情不自禁的就拿起了耳机，事后我后悔了！听过难听的，没听过那么难听的。

㉕宋前推门而入，李良也随之回到了座位上。看着眼前的摆设，代表团一行六人真想站在大街上骂娘，见过穷的，没见过这样穷的。

基于身体经验和方位隐喻的梯级图式广泛存在于认知结构中，能系联起大量具有一再出现的相同结构的经验，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概念的建构。该构式的梯级特征表现为前景信息“没V过这么A的”所表达的程度处在量级的高位，背景信息“V过A的”所表达的程度处在量级的低位。“没听过那么难听的”表达的是主观极量程度，量级明显高于“听过难听的”。构式的前件“V过A的”与后件“没V过这么A的”前后相配，一起形成了一个心智认知上具有完形结构的梯级意象图式。程度的梯级特征可以图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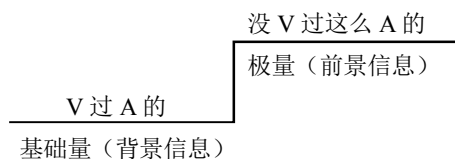


图1 梯级图式

### 三、语用特征与相关问题

#### 3.1 前件整合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背景—前景分布的程度量构式，前件与后件构成蕴涵关系，即后件蕴涵前件（前件是后件的必要条件，后件是前件的充分条件）。如上所述，被蕴涵的“V过A的”是过往亲历经验认知的旧信息，是推理出极量程度的参照基准，在使用时会发展出前件“隐身”，仅保留后件的语用表达式，这样“没V过这么A的”就出现多义现象：客观否定与主观极量。两者并不矛盾，有其内在的语义联系。例如：

⑨林秀枝头发却贴耳朵剪齐，十分整洁。她比他们先到，见了周太太连忙站起招呼斟茶。万亨从没见过那样清丽的面孔，忍不住看了又看。

⑩王律师知道利文在撒谎，在证交会当讯问员这么多年，他几乎从没听到过如此离谱的辩解。

⑪她忙忙走进正房，见父亲已在里屋睡下了，母亲还在桌边等她。来不及行礼，先急急倒茶喝了两大杯下去，才松了口气道：“渴死我了！额娘，我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多话。”

“没”的否定作用和“没V过这么A的”表极量程度功能并不矛盾。“没”否定的不是当下的“V了”，而是否定过往的经历“V过”，即当下“V了这么A的”，但“A”程度之高在言者的认知经验中是之前没有过的。上述三例，就“V过”这种过往经历而言，实际上仍然是否定，即对“见过、听到过、说过”等动作的客观否定；就极量程度表达而言，可理解为被蕴涵的前件整合，仅保留后件的主观极量构式，“没见过那样清丽的面孔”蕴涵了前件“见过清丽的”，补充出来就是“[万亨见过清丽的]，万亨从没见过那样清丽的面孔”。而蕴涵的后件“没V过这么A的”是前景信息，不能被整合，其前后都会出现一些量大的语言形式与之匹配，若将蕴涵的后件整合，交际信息不足量，语义表达也不充足。例如：

⑨’万亨见过清丽的面孔，忍不住看了又看。

⑩’在证交会当讯问员这么多年，他听到过离谱的辩解。

⑪’渴死我了！额娘，我这辈子说过多的话。

上述例句，“忍不住看了又看”“当讯问员这么多年”“我这辈子”都是语用量级上表达量大的语言形式，“看了又看”表达动作量的增加，“这么多年、这辈子”表示时量很长，而与作为背景信息的“V过A的”相配时，交际信息不足量，而且语义表达也不完整。上述论述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前件具有锚定(anchoring)作用，前件参与时，整个构式仅表达主观相对极量，前件整合后，构式具有多义性；第二，构式中前件与后件的信息地位不一样，前件是旧信息，起背景参照作用，后件是新信息，承担主要语义。

## 3.2 使用特征

### 3.2.1 意外功能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表达量的程度在句法主语或言者主语选定的认知经验范围内大大超越过往的认知经验，达到极量的程度，出乎意料之外。意外的形成源自外来信息与说话者的预期不相符合(陈振宇 2020)，其实“没V过这么A的”是经验范畴中未预料到的小概率事件，构式表达的意外是基于小概率推理，即在概率上非常小的事物都出现“这么A”，建立起了意外与程度之间的关联。例如：

⑫赵暖暖的脸越来越黑，见过笨的，没见过这样笨的！

灿灿吃惊，她有说错什么了吗？为什么他又要生气了？不行！得拍拍马屁。

⑬吃过好吃的，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四川成都宽窄巷子里的火锅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这样笨、那么好吃”在言者经验中原本实现的概率很小，但事实却是实现的，程度极高，“笨、好吃”是程度较小或一般的程度，后者实现为真的概率比前者大得多，因为程度越高，实现的可能越小；但实现概率小，并不是不会实现，而是只在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实现，如在用“连……都/也”标示极端情况下，如“见过难堪的，但是连这么难堪的也没见过。”因而话语中表露出句法主语或言者主语的惊讶感受、情绪和情感反应，该构式常出现在以直接抒发感情为主要功能的感叹句中(杜道流 2003)，感叹句的语义结构包括被焦点化的新信



息与超越以往的认知经验。小概率推理表面上看是说话者的预期，但是实际上是说话者所认同的“常理预期”，即社会常识/情理/律法等表示出的生活常态与非常态的对立。小概率推理既有符合反预期的一面，也有符合预期的一面<sup>①</sup>。前者主要是指小概率事件的实现是反预期的，故而可以用“竟然”等反预期标记，如“我见过难堪的，所以想难堪是可能的，但是竟然有这么难堪的情况。”后者是指小概率事件是预期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可以用“果然”等预期标记，如“我见过难堪的，所以想难堪是可能的，果然，连这么难堪的情况都有。”

### 3.2.2 语势加强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具有程度递增的量性特征与梯级图式的认知意象，必然伴随语势表达逐级递增，所谓“语势”是指说话人的情感在语言中的反映，是言语情感的“量”（李宇明 2000），构式的语势强弱与信息量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

⑭林晚荣被彻底干败了，见过强的，没见过这么强的，这位师傅姐姐即便是放在林晚荣前世，那也绝对是惊世骇俗。

⑮“什么？”赢虔大惊，见过爱国的，没见过如此爱国的，赢虔哈哈大笑起来。

上述二例，说话人言语情感的量在逐级提升，后项“没见过这么强的、没见过如此爱国的”是位于梯级图式高位的前景信息，语势表达明显强于位于梯级图式低位的背景信息“见过强的、见过爱国的”，也即说明“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伴随着信息量从旧到新的改变，程度量从低到高的增加，说话人的言语情感量也伴随着由弱到强的渐次提升。

### 3.2.3 口语分布

就“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构式的语体特征来看，主要分布于口语语体之中，几乎很少出现在正式、典雅的书面语体，语体对构式有塑造作用。例如：

⑯张学友：她妈妈唱歌时，唱第一句跟第二句的调儿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唱歌的时候有一个调儿，我们会发现，唱不对比唱对难，她会突然从一个调儿转到另外一个调儿，完全没有先兆，就转了。这是很难的，真的。要叫我们去练，要练很久。所以她天分比我高。

鲁豫：[我]见过损人的[招数]啊，[我]没见过这么损人的[招数]。

⑰后来，看了乔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小姑奶奶凤雀飞出来说：“[我]见过笨的[人]，[我]没见过你那么笨的[人]。”

上述二例，构式均是出现在交际的对话中。口语表达遵循经济省力原则，表达要清晰简便，不能过于繁琐缛杂，口语语体对该构式的句法塑造表现在两点：一是句法成分的限制。上述两例主语和转指对象都隐省了，转折标记也未出现，若分别补出主语和转指对象“我、招数”和“我、人”，以及转折连词，表达就会显得不简洁，繁琐而赘余；二是对构式整合度的影响。补出主语、转指对象以及转折连词等句法成分是合乎语法语义的语法构式，而口语中“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构式化较高的表达极量程度的修辞构式。

## 3.3 相关问题

“量”是人们认知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范畴。在人们的认识中，事物（包括人、动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李宇明 2000），它可以表现为：数量、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性状量、程度量，等等（赵军 2010）。程度量是量范畴的一个子集，内部又包含不同的层级。语言中极性程度的表述有不同视角和不同方式，可以直

<sup>①</sup> 此处修改得益于与陈振宇教授的交流，获益匪浅。谨致谢忱！

接运用表达极性程度的语法成分或形态成分，如汉语的“最、极、顶；至极、之极、之至；死了、极了、要命”等、韩国语的“가장 (Gajang)、제일 (Jeil)”等；英语的“most、-est”等；也可以通过间接迂曲的方式来表达，如近些年一些有关极量程度构式的研究，归纳发现极量程度既可以从肯定视角表述，也可以从否定视角表述。整理如下：

|      |   |   |      |   |  |
|------|---|---|------|---|--|
| 肯定视角 | { | X 比 (Z) 最 Y 还 W<br>N 中的 N<br>最 M+H, 没有之一<br>X 到爆<br>..... | 否定视角 | { | V 过 A 的, 没 V 过这么 A 的<br>没有比 X 更 Y 的 (了)<br>再 A 不过<br>没 V 过比这更 A 的<br>..... |
|------|---|---|------|---|--|

试举例如下：

⑧别人企图营造点儿轻松愉快的小气氛的时候，你却比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员还认真，处处挑剔细节的真实与不真实。

⑨这个人他当然也认得，田一飞当然可以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轻功之高，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⑩裴汉庭打不下去了，见过没出息的，没见过这么没出息的。就这么点出息，也敢在复大横着走？

⑪他们吃饭不怎么嚼，只在嘴里打一个滚，咕冬一声就咽下去了。看他们吃得那样香，你会觉得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饭更好吃的饭了。

上述四例，分别采用四种不同形式表达极量程度，区别在于前两例是肯定视角，后两例是否定视角。上述否定视角表达极量程度都蕴藏了一条共性，为极性程度义的一种来源，即否定比较级发展为最高级，极性程度义的获得是语用推理的过程，即存在认知域 X 与认知域 Y，而  $Y \subsetneq X$  (Y 是 X 的充分条件)，认知域 X 中的所有成员 (除 Y 外) 在程度上都不及认知域 Y，推理出认知域 Y 具有极量程度，董秀芳 (2007) 将这种推理称为诱使推理。例如：

⑫这下张岩吃惊了，见过实在的，没见过这么实在的，买东西先报数，而且还说明什么时候买，老美最喜欢这样的主顾了。

⑬中国人的第一个嗜好是工作，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更疯狂地喜欢工作的民族了。

⑭李寻欢很久没吃东西，否则他此刻只怕早就吐了出来，他平生再没有瞧见过比这更令人恶心的事。

例⑫“见过实在的”是既有的认知域集合，而极量程度义推理过程是既有的认知域集合中所有成员都不及当下见到的这种，突出其之最。例⑬认知集合“世界上”的所有成员在“喜欢工作”都不及“中国人”，可以推理出“中国人最喜欢工作”。例⑭李寻欢平生瞧见过的所有事这个认知集合都不及“这件事”恶心，推理出“这件事”最恶心。上述三例都表示特定范围内个体与集合成员的比较，用来说明该个体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极高的性状程度，这种认知域 X 中 Y 具有极量程度的推理过程可以图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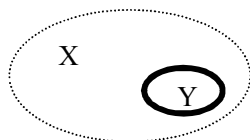


图 2  $Y \subset X$

其实，由否定比较级发展到极量程度也不是汉语所独有的现象。英语中表达极量程度除了“most、-est”这种语法手段或者形态手段外，也存在所谓的极性程度量构式，如“There

be + no... / nothing+比较级+than...”等。请看例句:

⑤ There is no chocolate sweeter than that of a family.

⑥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o discuss heritage than right here in Melbourne.

例⑤中“chocolate”构成一个认知域,该域中的所有成员都不及“family”“sweeter”,推理出“family”具有“sweetest”属性;例⑥“place”构成一个认知集合,该集合中的所有成员都不及“discuss heritage in Melbourne”“better”,从而推理出“discuss heritage in Melbourne”具有“best”的极性程度。可见,由否定比较级发展到极性程度,汉语与英语在这点上表现出内在认知的一致性。如汉语的“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没有比X更Y的(了)”等和英语的“*There be + no... / nothing +比较级+than...*”都是建立在既有认知域的比较基础上,表达的都是相对极性程度量。

#### 四、结语

“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是主观相对极量构式,在主观心理距离的作用下,构式用近指代词还是远指代词并不具有强制性,二者指示的对立性减弱,功能的趋同性增强。构式的形成经历了从表达转折关系的形义关系透明的可推导的语法构式,发展为表达极量程度的形义关系不透明的具有习用化特征的修辞构式。构式义具有“浮现”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发话人过往亲身经历形成的认知集合中,经由比较,推理出该集合中当下认知量级最高的一项。构式具有梯级的图式特征,表现为前景信息“没V过这么A的”所表达的程度处在量级的高位,背景信息“V过A的”则处在量级的低位。“V过A的,没V过这么A的”极量程度义来源是基于否定比较级发展为最高级的语用推理,这是汉语许多极量构式的语义来源,汉语与英语在这点上表现出内在认知的一致性。

#### 参考文献:

- [1]陈琳. 转折复句的语义语用修辞研究[D]. 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 [2]陈小红. 现代汉语转折复句的语义基础[J]. 华文教学与研究,2012,(4).
- [3]陈振宇. 逻辑、概率与地图分析: 汉语语法学中的计算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 [4]储泽祥,肖扬,曾庆香. 通比性的“很”字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1999,(1).
- [5]董秀芳. 词汇化与话语标记的形成[J]. 世界汉语教学,2007,(1).
- [6]杜道流. 现代汉语感叹句研究[D].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 [7]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8]高水云. 现代汉语转折复句、递进复句之间的关系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9]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10]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1]陆俭明. 从语言信息结构视角重新认识“把”字句[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1).
- [12]吕叔湘. 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A]. 吕叔湘文集(第二卷)[C].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46.
- [13]吕文杰.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表达方式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 [14]施春宏. 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J]. 汉语学报,2013,(2).
- [15]王灿龙. 说“这么”和“那么”[J]. 汉语学习,2004,(1).

- [16] 王晓辉. 程度评价构式“X 没的说”研究[J]. 语言研究, 2017, (4).
- [17] 王晓辉, 池昌海. 程度评价构式“X 就不用说了”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2).
- [18] 王颖颖. “这么”、“那么”的指示用法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 [19] 尹洪波. 否定与转折[J]. 语言研究集刊, 2014, (13).
- [20]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J]. 中国语文, 2000, (5).
- [21] 张 辉. 论主观极量义构式“X 得不行”[J]. 汉语学习, 2017, (3).
- [22]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 [23] 张谊生. 从相对到绝对: 程度副词“最”的主观化趋势与后果[J]. 语文研究, 2017, (1).
- [24] 张志超. 浅析现代汉语极限义构式——以“V+过+A 的, 可(但)+没+V+过+这么(那么)+A 的”为例[J]. 语文教学通讯, 2017, (9).
- [25] 赵 军. 现代汉语程度量及其表达形式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27] 周敏莉. 极性程度构式“A 到没朋友”研究[J]. 社会科学论坛, 2016, (10).
- [28] 朱德熙.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 方言, 1983, (1).
- [29] Goldberg, Adele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Illino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30] Hopper, P.J & Traugott, E.C. *Grammaticalization* (2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1] Ungerer, F & Schmid,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6.

##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the Acquirement of Degree of Polarity ——Take “V guo A de, mei V guo zheme A de” as An Example ZHAO Y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V guo A de, mei V guo zheme A de” is a construction expressing subjective relative extreme. By comparison, its meaning is to infer that the current cognition in the set is the highest item in the cognitive set formed by the speaker’s personal experience. The formation has gone through from a transparent and deducibl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that expresses the transitional relationship to a opaqu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with idiom characteristics that expresses the extreme degree. The sca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gree reflects the schem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d. Many extreme degre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follow the pragmatic inference of negates comparative develop to the highest.

**Key words:** subjective extreme; mirativity; scalar schema; pragmatic inference; relative degree